



出路

陈 与 著

北京鋼鐵工業學院
圖書館藏書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出路

陈 与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1959年 沈阳

春風入野出版部出版（沈阳市沈阳路二院宫前里2号） 辽宁省文化局书刊出版业登记证出字第3号
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、32开印装，70,000字，印数：1-45,000 1959年7月第1版

1959年7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10158·31

定价(6)0.32元

目 录

一	猜不透·····	1
二	初 見·····	6
三	突然的决定·····	22
四	月 下·····	40
五	新 居·····	57
六	背道而馳·····	73
七	出 路·····	92

一 猜 不 透

高世清最近經常往工人住宅区里跑了，这真是一反常态的事。

他一九五四年从大学毕业，来到这工业城市的基本建設区里当技术員已經快两年了。两年的时间不算短，鞋子都磨破好几双了，可就是沒在工人住宅区里留下脚印，沒交下工人朋友。平常和知識分子在一起有說有笑，一到工人堆里除了談工作就沒有別的話說了。可是最近，他忽然在这生疏的工人住宅区里打通了一条道，順着这条道不断的来回跑起来。为什么說一条道呢？因为在那上万戶的工人住宅区里，他只迈一家的門坎，那就是水泥工老白的家里。

老白家里有五口人：一个老婆，生了一个男孩一个女孩，人家說这叫：“一儿一女一枝花”，是最标准的数目了。既不缺男又不少女，一样一个，恰到好处。此外，还有一个才从高小毕业的妹妹，叫白春风。人們乍一听才从高小毕业，一定以为是个小姑娘呢。不，春风可是个大姑娘了，她今年已經滿十八岁了。这么大才从高小毕业，現在听来有点奇怪，可是前几年象这样的大小学生在乡間还不少呢。

解放前有好多穷人家的孩子念不起书，春风也是这样。

那时候她哥哥在厂子里学徒，父亲虽还在世，但是个老弱不堪的穷画匠，因为贫病交加，耍不起手艺，只好搬到乡下租两亩地种，勉强糊口，哪还有余钱供她念书。一直到国民党的蓝旗换上了穷人翻身的红旗，春风才挎上了书包，那时她已经十三岁了。十三岁不算小了，可是排队的时候还站不到头里，不是春风长的矮，是还有比她岁数大的呢。当时人们就管这样的大小学生叫做“翻身学生”。

春风在一年级的时候念得特别好，第二年她和老师要求，插入三年级了。一下跳过一年去，学起来就有些吃力。但她很用功，所以在以后几年中，她的学业虽然不是最好的，但也从未被老师批评过。这姑娘要强得很呢。

念到四年级的时候，她父亲老死了。这时她哥哥早已娶妻生子，成了一家人家了。于是这个幼年失去了父母的孤女，就搬到城里来，和哥哥住在一起。老白家从这时起就变成五口之家了。

话再说回来，高世清是怎么和老白家亲近起来了呢？这对好多生活在高世清周围的人都是个谜，谁也猜不透。其中有到过老白家的人，就一口咬定是老白那个漂亮的妹妹春风吸引住了他。这话有几个看见过春风的人都很同意。说真的，春风长的是真美呀！凡是看见过她的人，都会念念不忘。人们说听完一首美妙的歌曲，余音会绕梁三日而不散；如果你看见了春风，她印在你脑子里的影子岂止存留三日呢，她比一支编得好的歌曲还能撩动人的心弦呢！她无论和多少姑娘一齐走在大街上，只要你稍一留心，就会发现她是其中最美的。在她

那俊美地鴨蛋形臉上，鼻子眼睛搭配得是那樣合適，如果單說起來，則有人特別稱贊她眼睛長的美，但她的眼睛又不是只用黑呀、大呀、双眼皮等能形容好的，而她的眼眉呢，未經過任何人工修剪，却長得那樣整齊，眼眉下邊又長着長長的黑睫毛，這樣一襯托，就使你感到她的眼睛特別深沉了；她的鼻子長的也非常合適，在直直的鼻梁下邊，還有一點小彎，彎得那樣協調；她的嘴唇和臉上的紅潤一相映照，讓你深深的感到那股射人的青春的光澤。而在她一笑時，在那團團的紅頰下，又會呈現出一雙圓潤的酒窩，越發顯出她的嫵媚。總之，春風的美是形容不充分的，到過西湖的人都感到西湖美，但美在哪里呢？你能一口就形容得好嗎？只說湖里的水美不行，說湖邊的桃柳美也不行，這美是無數內容構成的整體，而且只有當你置身在湖中的小舟上時，才會真正感覺到它的美。春風也正是這樣，只有看到她的人才會了解到她的美，而要形容呢，又形容不好。結果有的人就聯系到她的父親了，說因為她父親是個老畫匠，一生畫過無數的美人，他的女兒是他畫出來的，這話還頗有心理學的根據呢！

春風既然這樣美，就難怪有人猜高世清的心是向着她去了。但這樣的猜測絕大多數人都反對，他們的理由也是有根據的，而且是从高世清的具体情况出發的。

高世清生在一个教书先生的家里，父亲在中学当国文教员，虽然日子过的紧，家里却有一些书。他念小学的时候，父亲就给他講聊斋里的故事，譬如“书中有女顏如玉”这样的故事，他从小就知道。至于象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讀書高”这样的

熟句子，他更是早已懂得了。他中学时候很爱语文，小说也读了不少，但父亲说这不是出路，语文学好了最多能当个作家，写不出东西还是得挨饿。要他专攻数理化，说将来救中国的还是得工业。并且“学会数理化，走遍天下不挨饿”。他父亲挨饿挨怕了，在旧社会里，哪个中学教员能保住不被解职呢！于是他在高中的时候就啃上数理化了，到高中毕业的时候，他脑子里装满了x、y之类的东西，眼睛也稍有点近视了。等到从大学快毕业的时候，在他那年轻的脑袋上又出现了几根白发。虽然这样，并不妨碍他那长得很清秀的面孔：他皮肤很白，长瓜脸，长眉毛，鼻子高高的，眼窝也比一般人的深，如果当演员，一定会很容易就化成个外国人。因为家境不好，他穿得不漂亮，但经常保持着整洁，有补绽的衣服，穿在他身上也是板板正正的。平时对人很和蔼，让人感到彬彬有礼。他父亲很满意这个儿子，感到有教养，真是从脸上可以看到书气，从身上可以嗅到雅气。

他的大学教育是在我们新国家里受到的，享受着整个公费待遇，如果不是公费，他父亲还很难供他读完大学呢。他下面还有两个妹妹和一个最小的弟弟：两个妹妹一个读高中，一个读初中，都需要他父亲一个人供给，生活是比较困难的。关于这一点他心里很清楚，他很感激我们的国家和党。因此他更发奋读书，准备将来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祖国。

但是那时候的教育是存在问题的，一些资产阶级教育学者，口头上虽然也承认教育应该与劳动生产相结合，但在实际上却仍然是按照资产阶级办教育的方法，硬使生产知识和书

本知識分家，他們教育學生的唯一方法就是讀死書，死記書本。而這種方法，卻又正是高世清所喜歡的。在他父親的影響下，多年來他就是用這種方法讀書啊。因此，他便憑着書本上的知識，以比較優秀的成績在大學畢業了。

高世清畢業以後，被分配到重要的工業建設基地來服務。這正是大規模工業建設開始的時候，非常缺乏技術力量，他一到這裡，各個工地就爭着要，他一下就成了建設行列中的寵兒，這樣便給他造成了精神上的滿足。他真象一支新下水的帆船，方一張起篷來，便遇見了順風。這樣，他便把自己的力量估計得非常之大，好象搭個梯子天都可以上去。而這力量，用他自己的解釋，却是產生於書本上的知識，因為自己占有了這種知識，便產生了力量。于是在他內心深处便無形中把這種知識看得高於一切。在他看來，凡是讀書多的人，那就是有知識的；對那些讀書少或沒讀過書的人，他一概看為沒知識的。而這正是他衡量一切人的標準。他用這道綫，把人無形中分出了高低上下，正和舊社會里有的人把有錢沒錢當成衡量人的標準一樣。

高世清對人既是這樣看，當然在選擇愛人的時候也就受這種觀念的支配了。

青年人選擇愛人的時候都有一些想法，有的甚至还規定一些條件。高世清也正是這樣，他選擇愛人的條件第一就是要個知識分子，最少也要是高中畢業的；其次便是生得美，他認為就是美也離不開知識，只有有知識的人才是最美的，那樣的美才是最充實的、里外一致的美。正因為他這樣要求，才使

他毕业两年了，已经二十五岁了，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爱人。最近建设公司里一个搞统计的女同志，是才从高职毕业的学生，对他很有意思，同志们也感到差不多，但他却摇头。

这些情况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得很清楚，因此就不肯相信他会爱上一个高小毕业的女孩子，这样的“奇迹”在他身上是不可能发生的。这道理非常有根据，使那些见过春风的人也没法驳倒。

但是高世清究是为何常到老白家去呢？这真使人在一时之间猜不透。

二 初 見

高世清第一次到老白家里去，那真是迫不得已呀。如果不是事情挤到那，他怎能去呢，往这片工人住宅区去的路怎样走法他还不清楚呢。

半个月以前，高世清负责一项旧厂房的托柱换基^①的工程，土方都挖完了，要在坑里浇灌混凝土的时候，水泥工小组长老白忽然向他提出了意见，说坑挖的有毛病，坡度放得小，将来柱角一托起来很容易塌陷，那就要出大事故。高世清眨了眨眼睛，从兜里掏出个小本，蹲在地下速写带画搞了好半天，然后把小本一合，斩铁断钉地说：“不小，从力学上看完全

① 托柱换基——在扩建旧厂房时，因原先厂房柱角的混凝土基础太小，不敷应用，必须将它炸掉，换上大的。换时须将钢铁柱角托起，这就叫托柱换基。

吃得住。”

“这个柱角上万斤重呢……”老白望着高大的鋼鐵柱角說。

“关于柱角的分量我已經計算很清楚了，你要想懂得这个道理，等休息时候我教給你。現在你赶快領人下去吧，別再耽誤時間。”

老白一听，不由得冒火，想要再給他几句，但一看他站在那那种自信的样子，簡直象生了根的鉄树一样，凭老白一个人的力量怎能搬得动呢。只好把手一揮，領着小組的人下去了。但到了下边，向上望着那陡陡的土坡，很不放心，覺得必須想法解决这个問題。正在他打主意的时候，偏巧总工程师在上边过去了。老白灵机一动，赶快爬了上去，跟在总工程师后边把意見提上去了。

总工程师头发都花白了，搞土木建筑已經三十多年了，外名叫“土地爷”，他把土的性質摸得透透的了。他听完了老白的意見，沒吱声，悄悄的走回来，繞着坑轉了一圈，又蹲下往坑里看：坑里的混凝土工人正在清理底层；又抬头看看天，天整个露在头上，有几块云彩在头上飄着，厂房还没有上盖呢。

总工程师都看完了，才走到高世清面前，指着土坑的坡度，問他是怎样計算的？

高世清已經看見老白的举动了，他知道总工程师一定会有这一問，他一点也不着慌，胸有成竹的又掏出那个小本本，向总工程师講着，講的很得意。

他講了一大半，总工程师就把手一摆說：“对，你算的对，

和书本上的一点也不差，你学习得不錯。可是……”总工程师用手往天上一指，“你看，天在上边露着，天上有云彩，云彩多了要下雨，下起雨来地面的压力就要加大，这你計算到了嗎？”

高世清一皺眉，不由得也往天上看看：天上的云彩已經看不見了。就在这一瞬間，他臉上那鎮靜、自得的神色，也象云彩一样不知飞向哪里去了。

总工程师微笑着看看他說：“小伙子，天有不測风云，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都要計算到哇，多考虑一下別人的意見沒坏处哇！”

高世清臉象霜打的柞树叶，一直紅到耳根，他用眼睛扫了一下老白，老白正直直的望着他。他忙低下头去，又要往小本上画。

总工程师笑了，一拉他說：“不用再算了，加寬一公尺吧。”說完轉身走了。

高世清楞了一下，忙找挖土工人去了。

这事过去了两天，工会宣傳委員忽然来找他，很客气的交給他一篇稿子，說是水泥工小組長老白写的，准备登黑板报，讓他看看和实际情况符合不？可以提出个人意見，最迟在明早交給工会。

高世清一看，标题是：“书本和实际”，内容就是写的前天发生那件事，批評他只相信书本，不相信工人，并由这引出来，說他平常就不願和工人結合，遇事不和工人商量……他还没看完最后那几个字，就已經冒汗了，臉又漲得緋紅，如果不知

道的人，还以为他才喝了老白干呢。

說真的，自从走出学校大門，他還沒讓人家在黑板报上批評过呢，虽然在工作中出过毛病，但他都很快的弥补过去了，沒讓人家把名字写出去。可是这次，却意外地有人給他写了稿子，上面談到的問題，又正指中了他的要害，碰到了他的痛处。这一二年来，他已經隱隱約約的覺悟到自己脫离实际的毛病了，领导上也給他指出来过，但他却不敢正視，也更不敢暴露。正象一个爱美的人，非常不幸的在脑袋后边长了几块秃疤，却把头发留得长长的盖上，宁肯显得怪气一些，也不願暴露出自己的缺陷。如果有人和他鬧着玩儿，碰他那里他都可以忍受，就是別揭他的头发，一碰到他这里，他就要恼羞成怒了。高世清正是这样，正当他惧怕暴露自己缺点的时候，却有人給他写了稿子，要把他的弱点揭开，他当然惶恐之至了。

另外，他也感到委屈，因为当他覺察到自己有这个缺点的时候，他也曾追究过原因，結果他得出了这样的結論：自己所以沒和工人結合，是因为他們缺乏知識，两者之間沒有共同語言，要想結合的好，必須提高他們的知識。在得出这样結論以后，他就主动去和工会談，要利用早晨和午休的时间教工人数学。那时工人夜校还不十分普遍，尤其基本建設工人，因为流动性大，好多都沒上夜校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工会当然欢迎他这样做。学习組織起来了，他很用心的教，教的很高兴，一点也不因为牺牲了休息时间而懊恼。他認為这是很高尚的工作，他站在講台上，覺得終究是比工人高一头的。而更主要的是这使他一顆已經悬起来的心，終于安定下来了。他覺得他这是

开始和工人結合了，他已經做了努力了，从今后不会再有什么意見了。哪知事与願違，現在竟有人給他在黑板報上写起稿子来了，他怎能不感到突然、委屈与恐慌呢。

他拿着稿子呆呆的想了好久，工会宣傳委員几时走的他都不知道。

高世清觉得無論如何不能讓这篇稿子登出去，想要作到这一步，必須和作者老白直接談，讓他主动把稿子撤回去。虽然他知道老白这人并不是好說話的，遇見一件事情总要水落石出的干到底，不然是不肯輕易放手的。但他也了解老白的弱点，老白性子急，怕人和他繞脖子，自己如果能談的婉轉一些——这事是必須婉轉的，这和解决工作問題不一样，在工作中自己是領導，而这是同志間的批評呀——老白还可能收回去的。

他跑得滿头大汗各处去找老白，結果沒找到。老白今天待休^①，这本是經他批准的，但一时之間他竟忘得一干二淨。

这怎么办？稿子明天早晨就要往出写，如果今天不弄出个究竟来，晚上怎能睡好觉！只有一个办法，必須到老白家里去。

老白的家在哪里呀？怎么走？大門向哪边开？他都不知道。只好現去打听，求人画了图。他手里拿着图，兜里装着稿子，心里还揣个蹦蹦直跳的“小兔子”，匆匆忙忙去坐公共汽車了。这时离下班还有半个多小时呢，他心急得等不了啦。

① 待休——有时因工作需要，工人不休息的連班干下去，等到工作情況允許时，再把休息時間补上，就叫“待休”。“待休”时可由工人自己提出，領導同意就可以了。

一片紅磚灰瓦的三层大楼，排列在市区的尽头。这是新盖的工人住宅区，是标准設計，从外边看不甚美观，但里边设备可好呢！有暖气、瓦斯、水、电、室内厕所，不用出門把什么事都办了。工人管这叫社会主义大楼。

群楼后面就是新开的一片稻田，楼东边突起一座青山，山下边弯弯的一带綠水，青山綠水环抱着这个住宅区，工人下班后呼吸着多么新鮮的空气呀！

这时候正是夏末秋初的天气，“秋老虎”也热煞人呢！傍晚，人們都在楼旁的树蔭下乘凉。有些家庭妇女，热得只穿着背心短褲，顏色很新鮮，真有点象杂技团的演員呢。

每一座楼前都有数不清的小孩子，大大小小、男男女女、一群一伙、跑来跑去，真使你以为每一座楼里都有一个幼儿园。

高世清一步步进这个生疏的环境里，手里拿着那份地址图发楞：眼前是数不清的縱横交錯的楼房，座座楼房的样式都象孿生姊妹那样相似，每座楼下又都是五光十色的儿童和妇女。他望望楼，又看看图，怎么也看不清图上画的楼在哪里，得走哪条路？于是他只好挨戶去打听九十八栋在哪里。他就这样从五点多一直找到近七点，太阳都落山了，才找到九十八栋。

一进楼門，正有两个电工在那里修理电表，他走上去問老白家住哪个屋。两个电工一齐对他搖頭。

正这时，有两个小孩子从左边一个門里跑出来，是一男一

女，男孩有六七岁，女孩只四五岁。

男孩站在門前楞头楞脑的問：“你找誰？”

沒等高世清回答，女孩向男孩說：“找爸爸的，找爸爸的。”

高世清忙走过去問女孩：“你爸爸是誰？”

女孩忸怩的說：“我爸爸……是爸爸唄。”

高世清正不得要領，屋里傳出一個男人的聲音：“找誰呀？”

高世清一听正是老白的聲音，忙推開門進去，老白已經迎出來了。

老白一見是高世清，意外的一楞神說：“是你呀！高技術員，真是哪股風吹來的呀，快坐床上吧。”

北牆下是一個木板搭的大床，上邊鋪一張帶花邊的大涼席，已經很光滑了，但老白又用手擰了擰，拉高世清坐下，回頭對兩個孩子說：“你媽呢？找回來燒水。”

兩個孩子從門里擠着跑出去了。

高世清一邊客氣着，一邊打量了一眼屋子：正面牆上挂兩張老白的獎狀，都用鏡框鑲着，上邊還挂着兩朵紅花，鏡框的左右貼着幾張畫，有一張畫的是毛主席和幾個小孩子在一起，上邊也挂一朵紅花，比鏡框上的大。靠牆擺着一張桌子，几把椅子，桌子上邊有收音機、坐鐘，桌旁還有一台嶄新的縫紉機……這本是一個較富裕的工人家庭的真實景象，但看在高世清的眼睛里，却覺得很雜亂，不象樣子。他順着這些東西往南看，發現在南窗下有個特殊的角落：那里擺着一張單人床，上面鋪着潔白的小花床單；床前，從棚上垂下一塊挽起的白幔帳，如果

要拉开会严严的把这張床挡住；床头墙上挂着一个玻璃鏡框，里边鑲些小照片，天有些黑了，看不清照片的仔細內容，但可以断定都是些毛头女孩子；床旁的窗台上，摆着几本薄薄的书，书旁有一个細細的花瓶，里面插了几枝粉紅的西蕃蓮，显得这个角落很雅靜……高世清只是大致的看了看，他无心細想这个角落里住的是什么人，他心里还盘算着自己的事情呢。

他将臉轉向了老白，老白这时客气話也不說了，正楞楞的看着高世清。他已經猜到这个不速之客是为什么来的了，靜等着他发言呢。

高世清把手伸到兜里，想掏出那份稿子，又不好意思一下就拿出来，紅着臉，搔搔头发，沒头沒脑的向老白說：“老白，我先謝謝你的帮助……关于你这篇稿子我覺得……”他先客气了一句，随手掏出了稿子，正想如何轉到正題上去，門忽然开了。

那个男孩子跑进来，向他爸爸驕着說：“爸爸，我媽上俱樂部去了，我姑回来了，在厨房燒水呢。”

老白咽了一声，男孩子轉身跑出去了。

高世清这时已打开了稿子，鋪在床上，眼睛低垂着，又重复着說：“关于这篇稿子我覺得……这个写得还不错……”高世清平常說話还是很干脆的，但今天却竟說起車轆轤話来了。他的目的本是很明确的，但却又不能直說，揣着私心的人总是顧慮重重的。

老白見他手按着稿紙，眼睛緊盯着，說得又斷斷續續的，以为屋里黑了，他看不清，忙去开灯，一开，电灯却没有亮，連